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
 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
 到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音未決霍彦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從惟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給布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一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

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苻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益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兵龍胄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平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

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筆頗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且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常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

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丑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解救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歛爲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比且不得專達

上所賦調亦不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
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
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公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
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
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
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
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由是天
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
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待
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
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
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
錢穀發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
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
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
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

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
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
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
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
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
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
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
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
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

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
年使于蜀爲王行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
之皆悚動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
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
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
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
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
越修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
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

乎又聞契丹日益疆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疆
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
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
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
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竒之是時蜀之君臣
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
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竒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
以竒貨出劔門其非竒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
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
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主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

議伐蜀又魏王繼岌而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
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怨嚴深不
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以妻母爲託即日
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
知祥侵疆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
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嘗破蜀之謀今行
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
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
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

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間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榮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小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歸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書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義將兵益戍閬州光業嗾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義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具州刺史璋為人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為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劫

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鎮守其時蜀寇餘貨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徒其所得蜀寇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潘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摺璋陰事故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獲下獄鞠之無狀中丞

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廵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

父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弘昭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來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夫人言

於中延光亦囚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罪乃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斯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

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賚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賚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路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賚于家賚母新死子母

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賚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賚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暉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暉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暉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暉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嵩不曉其義使問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
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
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入用事
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
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
帝懼又遣嵩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
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

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曰顧嵩曰張濛
神言豈不驗哉由是嵩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嵩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
莊宅使父之以昭胤嵩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嵩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
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故瑋可留京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禳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亦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

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誡之延朗
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
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
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
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
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時契丹
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度將
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度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
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
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高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

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貽多者得善州少及
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皆怨高心患之而
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
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
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
聞高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
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守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沈虔文過皆
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彖神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廷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栢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栢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待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
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
處置至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反之狀

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貨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
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
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
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
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覲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剝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參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本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

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於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鼠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
進奉爲名重歛軍士也已而彦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
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彦稠
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彦稠彦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
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彦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
彦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
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彦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
唐未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虧異於
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彦
稠直被執見殺尔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
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勣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
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
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
而素不學問除拜官更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
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爲相說唐末爲殿

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工牒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爲監厥放而斃路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作官而革以說
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革貶辰州刺史說涿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
圖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
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嘗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蜀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即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且盧畫為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烈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且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有輿導從喧喧道中

莊宗聞之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言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有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為右僕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

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間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言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於圜代

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旣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

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
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
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
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圜謀隱其
公解錢後莊宗遣官者選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
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
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
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二部尚書魏王繼岌既襲
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
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
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
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
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
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
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
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
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
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
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
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設加

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

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即位贈國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燕人
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竒自匿守竒奔梁梁
以守竒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竒卒鳳去爲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蹙學士莊
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官者命學
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
郝繼孫犯法死官官伶人冀其貲財因請籍沒鳳又上書
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
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
薦進士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
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
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

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比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即位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止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

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韋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韋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斫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計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

之至於毒手尊奉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
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玉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
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
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
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
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
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
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
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
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
不以聞莊宗至魏太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
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
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
乃已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官官伶人不欲憲在
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
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
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文禮作亂憲家在
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
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
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
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
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過我甚厚豈

宜懷二心以幸變事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
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逃
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
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筆廷美楊溫之
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
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
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
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

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
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
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
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
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廵官
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
進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
易州別號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承天
道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

意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
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
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
能對由是官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盧革等希官官首
其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
希甫官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
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
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
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

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
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
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
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且盧革韋說頗沮
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
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
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
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
河堰牙官李筠告本庫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
安重誨求希甫咬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

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
使安重誨候班于日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
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
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叅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
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為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釐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贇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馭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関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

人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死



